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九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寓公

孔右司端木傳　　李以申

孔右司端木字子與舊名端朝先聖四十八世孫昭陵朝為中執法名道輔其曾祖也未冠能屬文實興賢闗籍籍有聲宣和四年緻廟幸學訪先聖後以行藝俱優特賜上舍出身解褐除太學正建炎南渡走行朝註縣

令因卜築焉分教宣城除正字遷小著慨然以救青為己任建言唐以韓愈為史官當時各致所聞乞召中外如唐故事歷都官司封郎雖在省曹猶兼著作建炎初移禮部貢院於諸路命漕臣領其事姦弊百出公請復祖宗舊制從之擢右司郎知袁州累奉祠起知臨江軍一新校舍撥黃冠私田益學糧既去諸生祠之道感疾卒公自幼以文知名至老益高古有南渡集二十卷孔氏子孫聚居闕里幾二千年自中散傅及公五位隨駕

而南散居衢嚴湖撫四州今四世矣子四瑮德興簿璪監左藏庫璨江都令璪石埭簿國朝尊禮先聖具有彝章令監司保舉孔氏有行義人教諭本家子弟依學正例供給此元祐元年也詔免孔氏税租此太平興國三年也端平乙未三月教授李以申到學之初首訪右司之後謂先聖以六經四書師表萬世而子孫欲肄業庠序者乃拘以春秋二補之法甚非尊師之意江都令之子拯德藹俱尊鄉評推重所居乃學之舊址而歲輸養

士錢遂援祖宗故事申言於郡以禮崇請處之學正俾其子弟來游併與地錢除之劉侯炳悉從其請宣聖子孫若谷

授官錄黃尚書吏部前相州司戶參軍孔若谷年三十六本貫兖州仙源縣長府鄉闕里至聖文宣王為戶曾祖自牧祖道輔父舜亮前任得用曾經試中後有合該收使舉主二人以上免參選入判司簿尉准令指入一得路分據本人乞入近地及乞注澶州清豐縣尉係重法縣分選闕准條依名次路分遠近不注曾犯贓罪私罪情重人又條先注曾捕盜被賞不注年五十已上勘會別無捕盜被賞人願就合該差注前任紹聖二年九月內授申頭王協無出身前任三考合一任三考右壹人擬澶州清豐縣尉兼管勾黃河埽岸填見闕令闕左僕射臣惇右僕射闕左丞臣卞右丞臣履尚書臣祖洽侍郎臣鐸等言謹件鍾祖猷等十二人擬官如右謹以

中闕謹奏元符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郎中臣胡宗炎上
給事中臣趙挺之讀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惇省
審侍中闕聞閏九月十一日午時都事張真卿受右司
郎中徐彥孚付吏部吏部尚書祖洽侍郎鍔告澧州清
豐縣尉兼管勾黃河埽岸孔若谷計奏被如右符到奉
行主事楊仲通郎中宗炎元符二年閏九月十一日下

南宋錄用孔端朝敕牒尚書吏部迪功郎孔端朝右
奉聖旨宜差徽州黟縣令替萬直夫到任成資闕劉付
孔端朝准此建炎三年八月四日　敕右迪功郎孔端
朝昔在漢祖以干戈之際過魯而祀孔子崇儒之意後
世稱焉朕覽史書而太息頌瞻曲阜之廟越在境外於
茲累年矣惟時裔孫文學行義名在見笏召而訪對克
告我猷俾更官秩以示予意嗚呼爾益勉之可特授左
丞事郎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侍中闕令闕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浩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勝非叅知政事庚簽知

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邦彥給事中安宅中書舍人與
義十月二十七日戊時都事胡洞受權右司員外郎周
聳付吏部令闕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顧浩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勝非參知政事庚發
書樞密院權參知政事邦彥吏部尚書與求侍郎益告
左承事郎孔端朝奉敕如右符到奉行主事王滑員外
郎兼權異紹興二年十一月一日下　尚書省牒右宣
教郎孔端朝奉敕宣差權發遣衮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營田事替樊賓到任成資闕仍借緋候迴日部依舊服
色牒至准敕故牒紹興七年十月日牒參知政事陳張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錄用孔瓌敕牒敕文宣
王四十九代孫孔瓌傳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而況先
世之後乎故本朝自崇寧閒取族長一人官之世世勿
絕所以褒崇先聖至矣今汝於次當官爰畀初秩尚克
好修以毋忝於爾祖可特授迪功郎奉敕如右牒到奉
行慶元二年七月十八日右丞相鏜參知政事深甫瀹

給事中義端中書舍人七月二十一日午時仕老申受
左司郎中鄭顯付吏部右丞相闕叅知政事深甫澹權
吏部尚書及之侍郎闕告迪功郎孔瓅奉勅如右符到
奉行主事孫思明權員外郎議之　元給孔氏子孫遊
學文憑皇帝聖旨裏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據族人孔
克煥狀呈係宣聖五十五代孫同弟孔克烰等欲行前
往淮南等處遊學尋師問道以廣見聞收買書籍誠恐
各處學院不行依例應付養膳錢糧告乞施行得此照
得元奉集賢院咨承奉中書省札付送據禮部呈照得
欽奉聖旨節該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
奉欽此除欽遵外孔氏子孫遊學去處理合優恤所在
學院每名支給白米二石中統鈔二十兩及行供宿頓
應付脚力庶不負聖朝崇重宣聖優異後人之美意具
呈照詳得此咨請依例施行奉此又照得近奉江南諸
道行御史臺札付今後除孔顏孟三氏子孫遊學去處
仰所在學院依例應付施行承此今據見呈仰經過路

府州縣廟學書院驗此文憑每名依例支給錢糧應付
施行所有文憑須議出給者一行四名克煥克煒克新
克文右付孔克煥等収執准此至正某年月日　國初
優免孔氏子孫差役帖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興安　府欽
縣承奉興安府指揮為孔舜夫等差役事仰更為從實
照勘別無詐冒依上優免施行奉此照得先准本府儒
學關該據儒人孔舜夫明夫和夫連名狀呈係先聖五
十五代嫡孫寓居歙縣西南隅南門內建立先聖孔子
家廟住籍為因兵戈廢毀前項基地見蒙築砌城牆起
蓋城樓及墳山稅產每歲依例輸納稅糧外據雜泛差
役有本隅里甲不行優免將各户一槩排充小甲等項
呈乞施行得此關請優免施行准此照得孔舜夫等委
係先聖後裔貧窶孤寒家道消乏除各户每歲依例輸
納官賦外雜泛差役理宜優免已經行下本隅依上優
免及申覆興安府照驗施行去後今奉前因合下仰照
驗依奉興安府指揮內事理依上優免施行須至指揮

右下西南隅
里甲准此

趙刑部善璙傳 從曾孫必賛 從玄孫良金 朱同

趙刑部善璙字德純祖士檜從南渡居歙叔父不俄登乾道丙戌進士第積官正議大夫知郴州靖州終淮西安撫司叅議涖官臨民有惠愛善璙以父武節澤授承信郎少有大志刻苦問學魁南宫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換修職郎主湖州德清簿嘗謂士大夫涖官臨民不明九官無以斷疑於是精熟中法科除大理評事改宣教

郎知隆興府武寧縣置貢莊造浮梁士民德之通判廣德軍值大饑借倉司米解錢數千緡為糴本民賴以活知興國軍有能名改知江州時水澇米價騰踴轉於諸路糴米三萬餘斛分撥諸邑米價減半闔郡得更生上嘉其績增秩因任控辭弗獲乞以中大夫澤田贈父母召為刑部郎上意嚮用尋以疾昇祠數月卒官至中奉大夫有自警編行世　必贊高祖不劌從南渡居休寧必贊應右科累階忠訓郎登端平二年進士第換文授

承奉郎調南陵丞丁母艱孝慕盡哀服滿除餘干丞兼憲幕還吉水令邑近蠻獠民頑悍難治令多不終任必贊清明剛毅不畏强禦得士民心五年方滿授福建路轉運司機宜漕使賴之畫諾而已縉紳交薦就任除通判建寧府卒姪良倧良偭同年登進士第良倧終司户良偭性孝友居官以廉平稱先尉石門兼憲司準遣還淮東路總分司改京官出宰浦城不願仕隱居墓側以終　良金祖崇忠官提舉崇福宫載父喪從南渡至婺

源太子橋卜葬北亭山下因居焉良金登寶祐四年進士授無錫知縣文天祥陸秀夫皆稱其人嘗移書責賈似道誤國不報遂隱居不出所著詩文號隨隱集 按世系表太宗長子漢恭憲王元佐生漢懿恭王允升允升第九子平陽王宗彥生饒陽侯仲均仲均生朝奉郎士禬士禬生不彼不俄不彼生善璙不俄生善瑁為石埭令允升第四子漢東侯宗楷生高密侯仲侔仲侔生北海侯士纏士纏次子武訓郎不劌 太宗第四子商恭靖王元份生信安僖簡王允寧崇忠七世孫也

趙司法希衡傳 子與悆孫孟櫄 從孫孟燧　朱同

趙司法希衡祖伯固從南渡居婺源父師敃累遷至忠

翊郎希衢以蔭補將仕郎銓試補迪功郎授福州侯官
主簿臨政多平憲司郡守交薦不就從常調轉真州司
法及瓜而終自號可山有可山集子與忩年十八曁弟
與懲同登嘉定十七年武舉授承信郎本郡酒官仕岳
鄂見知運使憲使監饒之浮梁景德攝邑事有寃獄久
未明與忩受委不六日而決丞相嘉之超遷不就從常
調至秉義郎後五領文解過覃恩廷對轉京官都護新
班承事郎而終子孟檁咸淳元年曁從弟孟括孟瀕同

登進士第孟標授修職郎吉州安福主簿升承信郎致仕自號古春有古春集按世系表太祖長子燕懿王德昭德昭第二子舒國公惟忠生二子長東萊侯從恪次博陵侯從質從恪四世孫伯總從南渡居黟四世生孟標舉進士從質生房國公世彊伯固其曾孫也

趙提幹時陞傳

洪焱祖

趙提幹時陞字德範祖彥翮從南渡居歙父烇夫蔭右職入官兩請國子監解為襄陽尉入京湖制幕時陞早孤母吳氏守志勗之學年十七請浙漕解繼請國子監

解補宗學丁大全董宋臣用事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言其姦景定三年由魁舍試免省登第授興國軍教授秩滿辟浙東提刑司幹官改浙西卒其教興國修富川志人稱其精博赴浙西道抗柄國者令所親來言當相處以掌故力辭以是卒淹常調浙之獄訟猥劇時塈酌情引法以平恕稱按世系表魏悼王廷美生高密慈惠王德恭彦翮六世孫也

呂待制廣問傳

李以申

呂待制名廣問字仁甫丞相文穆公之裔尚書刑部員

外郎行簡之曾孫也世家開封隨高宗南渡初居寧國再寓新安公自幼雋拔能文詞事親孝年二十貢太學登宣和七年乙科調徽州婺源簿召試館職辭教授宣學江西羣盜蠭起李侍郎恭發帥豫章辟入幕多所裨贊恭發入參大政上命從臣各薦二人公在薦中言者指為黨罷知江州德化縣招輯流亡建學舍息獄訟既去邑人祠於學除禮部員外郎言者又詆為周葵黨罷除江東提舉移浙西路入對上嘉納遷提刑兼權湖州

除直秘閣兩浙運副因奏事上嘉其通曉除右司員外郎充接伴金國賀生辰使得體拜起居郎一日上喜其練達不沽激親擢御史以牢相陳康伯有連不就權禮部侍郎凡内外典禮多所訂正且密定建儲之議孝宗即位首疏二事以獻其言深切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池州以病移徽州歲饑捐常平米價以賑民而自任所損之數時州郡多獻羨餘公不肯曰無以使上知民之貧也歲餘召對内殿極論方今舉事當守一定之論以

治内為先以收人心為急上屢稱善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疆事甫定金再通好上問議成否因上章備論思患豫防之意朝論偉之未幾病五上祠請上對宰相問病狀曰是老成有學問者進龍圖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官至太中大夫年七十三子得中自中按朱子跋呂仁甫帖云靖康之亂汴京不守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甫來主婺源源薄而奉其凡和問節父以俱觀此則文穆公子孫亦有居婺源者舊志廣問嘗遊和靖尹公之門婺源大畈汪存師之獲聞河洛之學所謂四友先生者也

宋尚書貺傳　李以申

宋尚書貺字益謙其祖自開封從當塗建炎中父少師奉使金國歿於王事補公將仕郎尉新安樂山水明秀因家焉知上元縣監左藏庫除軍器監簿奏言慈寧既還闕誠千載慶事願令有司舉行天申節上壽之禮錫燕自此始遷司農丞金部郎進右司言陛下親灑宸翰刊正孝經訓迪元元可謂至矣乞詔守令因勸農延見父老告以聖孝之誠庶幾人知愛親上嘉納之兼權給

事中歴户部侍郎兼樞密院都承旨後以權吏部尚書知臨安府時有母訟子不孝者欲坐以徒母祈免甚哀即與寛假或言其臨事無斷乃爾非京尹才公曰治一不孝子何難所以優容之者欲全其母子之恩爾上聞之以公言為是提舉台州崇道觀起鎮金陵兼總餉以言者謫居梅州孝廟登極召赴行在因奏制敵便民理財三事幾萬言上頌可者數四除集英殿修撰知京口未幾奉祠復官職致仕轉光禄大夫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年七十九子宗說終雪川倅

竹洲吳氏山居三十詠序　新安郡治南　　宋吳儆撰

其所屬邑皆憑山瞰江映帶林壑山皆秀拔奇偉多佳木蔥蒨蕃蔚貫四時而不變江流激烈紆餘澄清與山相稱士大夫生於其間而立於朝者多自諫坡御史府以進於卿相立功名著風節視通都大邑無媿或過之然率多貧難或寓於他郡不能植生業餙遊觀為歸老故鄉之計尚書宋公嘗逢人世宦於新安樂其山川之勝而家焉郡治之北有山磐礴而南與西北山川相賓主奇峯遠岫蒼顏秀色羅列於几席之上平沙漫流風檣烟艇出沒於饒絢之下遠近隱見朝暮晦冥雖巧繪妙言語者莫能窮其狀盡其變也山之麓有石有泉有昂霄聳壑千章之木萬竿之竹名花雜果綜錯其閒公芟荒斸險結屋於西崇堂傑閣吞吐風月紅軒碧甃照映闌闠者足以稱江山之麗又倚石之奇壯而層出為巖疏泉之餘委為池因茂林之可庇修竹之可徑華實纖

妍之可玩高下夷險之異趣者為堂為池為臺為榭為齋房為射圃布置施設曲折窈窕雖窮足力不能遍也某嘗從公舉太白於雲端歌金縷於木末公出其所賦山居三十詠命某属和某不能為詩而為之序公自紹興中入朝為省府具所建置規畫後之能者不能易退居三十餘年今年七十餘康强如五十許人步上下山如飛尊酒笑談窮晝夜不倦日從賓客按絲竹以與景物相周旋雖承平盛時仕通顯享安樂者不能過南渡士夫所罕及也

休寧知縣周德成墓誌銘

劉如孫

洪武二十有七年徽之休寧邑丞甘以聲以其邑教官所狀故令周德成在官治績有係去後之思者勒諸石

與議宜得翰林製文因請于予以在官毋樹德政碑已著禁令辭不肯為久之以聲謂非頌其德也為其誌銘爾學士宜毋辭按狀德成姓周世廣東雷州官族父諱政前元欽州路判官德成隨侍家法蔚然不敢為子弟豪放事日惟杜門讀書洪武庚申春用鄉邑薦授閩之邵武泰寧邑稅務大使規畫有才月課增羨滿除山東萊州遞運官恪勤所職供億無乏往來便之十有七年有官未入流品者得以明經舉之令用知濰州張友

直薦學通經術以年未及五十授前職下車值時艱袪除民害邑之員孤身喧嚣倥偬之間裁剸如流晨興秉燭視事嚴立信牌之禁發遣銷繳必於其前來者不得一跡六房蹊關鋒節吏無所容其奸薫良猶奸題帖無貸邑四廂東歙西黟南遂安北太平籍民三萬餘户里長二百四十有七每里一圖户口賦稅悉疏其閒徭役三等九甲週而復始吏不敢欺民從其令無田者驗之以丁丁一歲庸止五日在所樂業先是里甲勾軍無問

虛實為費不訾則庭審之有無與決而請托不行和買病民籍其時直對物支付人得實惠恒曰官無侈用則民無妄費故一切儉以律下無籍游食鄉井曰野牢子者得其渠魁二十七人痛繩之餘屏跡各衛勾軍補役餘丁更名異籍轉相為奸審得其實立發遣之十有九年始設糧長察有害民者立除之餘悉震懾府每帖下勾稽無問事完與不惟貨賄否則毛舉細事為罪事至立決有所拘閡詣府與辯竟杌不行千户所有卒丁蠻

兒者强獷無賴人畏之若狼虎格殺小旗屢問不屈移委會問至則俛首伏罪曰周相公來我尚何詞十七都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踪跡勿得則語之以曾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曰即其人矣第殺此牛必有來買肉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尚在未食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肅云鄰邑歙民有訴殺人者初檢誣勘平民當其覆檢察得其人一訊即伏而平之究皒獲伸邑民吳姓者任廣東知事贓盈巨萬徵之屬

邑不足濫及本縣所仇不已咨緘上聞抵罪本府而誣
指之患遂息邑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轎
民病之思革其獘謂同寅官置一轎在廳待彼不應索
而索者吾屬當自舁之聞者為之不敢啓齒五城黃瑾
妻吳氏在邑朱原輕妻李氏皆嫠居四十餘年撫子若
孫特表其志節得旨旌其門閭俾闔邑之婦知所勸其
為政務崇大體敦尚風俗嘗於廳事後堂扁曰正己以
重端本在任七年屢以旁累赴逮法曹而耆民范績卿

朱巽齋等不難重跰顧以家產保其無他迄得賜宥還署耆民受賞而歸二十二年秋滿之京例當調用邑之耆民老稚遮道扳留耆民方德茂等還舉再任後因本府娟其廉能誣以他事令亦上其奸弊事府獲罪已仍還職二十四年春以軍事錯迕再取至兵曹耆民朱良弼等復詣闕舉留悉允所請不幸嬰病卒於客邸是年三月二十日也邑民聞訃無不慟哭曰是父母乎我者今已矣天故不壽若人使得終惠我民也邪街衢至為

之罷市則相與擇地葬邑之城南邑民朱崐之所獻也
既葬更相率買田置宅為之代耕輸稅終養其妻子媿
蘓氏子一人益清女一人奴奴享年五十有一嗚呼何
地不生賢何賢不世用何郡邑無良民以雷陽海濵之
地而傑出德成其人出宰休寧為時麟鳳以廉能結主
之知慈祥愷弟得民之心在邑幾二考而秉心一致臨
事不惑字民如子是故民懷其德一有所事赴逮即奮
力往捄如子弟之衛父兄至顧沒入田產以贖其罪葢

惟其心切乎民民亦心切乎官官民以心相感朝廷以心相應且其在任未去猶誒曰有所覬望而為之者今也身没奚以而尤惓惓其妻子必使生者得遂其生死者得安其所而其民報德之誠舉無所憾矣抑民心之公不容泯固也恒情於其民之德乎吾同官褊心狭量者不能忘乎娼忌之私今以聲視德成為同寅不惟聽其民之為買田廬抑且代為請文銘之金石足以見其能不拂民心之公而永為後來官此邑者之勸是皆可

書也已為之銘曰

在官不求名去官而民懷思其休寧之何武也邪視民如子沒身而民益親愛其休寧之召杜也邪是豆是俎既香火之妥靈有田有序復妻子之得所我銘其阡有目咸睹其于激昂詎曰小補

中允趙先生文傳　家乘

先生諱文字煥然世為山東齊河舊族宋元時有官峽州夷陵及淮東運司者代遠譜逸莫得而詳父處士欽

母王氏生二子先生其仲也性極聰慧九歲充邑庠生年十三食廩二十二以貢入太學季考率占上列洪武癸亥詔選堪為人師者吏部得先生若干人太祖皇帝面諭諸生若不恥下問三年來朝皆為老儒矣遂注四川重慶府巴縣學教諭授符一勅一奉二親遵陸由漢中以往抵任正身示教而於課試訓飭之條亦備且嚴諸生化服三載考績復任仍奉二親泝荆江而上間關萬里孝養愈篤歷九年所教士取科第甚衆乙亥陞徽

州府學教授會處士君卒哀毀踰禮不用浮屠法僨地
安厝於歙東闗服闋赴京上書自陳母老乞一資於鄰
郡以便養遂授江西饒州府鄱陽縣學教諭食教授禄
永樂元年以例赴京復除徽州府學教授母卒日夕悲
泣以親喪在淺土乃竭力定卜於星洲馬尾山祈雨塢
奉二親葬焉服闋還齊河祭掃祖墓至京師歷事刑科
給駁一年授湖廣岳州府學教授先生凡歷三學恪守
教法蜀楚之士多所造就其在新安若都憲程公富輩

皆弟子也辛卯詔吏部選老學之士能講說者尚書蹇
公義以先生名上太宗皇帝召至御前面諭授左春坊
左中允賜宴俾輔仁宗皇帝於東宫先生被知遇夙夜
惓惓惟懼弗稱進講經史敷繹明盡應制有作悉寓箴
規睿旨嘉奬癸巳正月二十日卒於南京年五十有四
子孫奉喪還葬新安久之遂占籍於歙先生娶馬氏四
子玉璧瑛琮玉六子仁義禮智信倫智為郴州興寧縣
學訓導智四子曰昶易晁昜昶中應天府鄉試先生在

永樂間實與庶子黄公淮諭德楊公士竒金公幼孜贊善王公汝玉同官宫僚其後諸公從龍悉登顯要皆膺贈典而先生早世又乏裏言遂至淪落無後知者爰撮其大畧如右以俟考摭云

明故徽州府儒學教授贈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楊君昇墓碑銘

楊士竒

杭有君子曰楊孟潜没三十年其子刑部右侍郎寧以前翰林侍講匡南余鼎所誌墓文告予曰先君子受追

贈恩至三品法得立碑於墓敢請刻辭予聞孟潛之行於士君子矣又與寧同朝厚善為之序曰楊本沈氏世家杭之錢塘業儒元杭州路儒學教授世隆生壽之壽之生德文生而父卒鞠於舅氏遂冒舅姓孟潛之曾祖祖考也母傅孟潛諱昇自幼凝重不凡天性孝友髫齔已立志學問而旦暮侍養不去親側得親之歡一弟篤愛之終身洪武丙子以春秋中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教諭星子縣年甫二十餘惇持師道端威儀明講說

自旦達夕躬勤弗懈舉動雖微不苟屹然類老成人學者翕然服從前庶子廬陵鄒緝方正不苟許可時佐教星子獨加禮孟潛道譽之不置口星子學賢科累歲不薦士郡邑及學官惑於地理家言學地不利謀徙置孟潛適至毅然曰學業至未有不薦者竟不從其於學者誘掖奬勸忠愛懇到久而彌篤三年學薦二人又四年薦四人皆登第自是科不乏升九載考績陞邵武府學教授無幾調徽州府學施教一如星子所至諸生皆從

授春秋大比而升者比比善教之效有聞於時其為人純實和易服用儉素非道之言未嘗出口與人交悃款言出而信其去也皆思之久不忘平生以事親為切要得禄必迎就養有欲以理民薦之者力謝却曰今幸在散地旦夕獲侍親側而奈何欲奪之乃止永樂甲午留北京以疾卒卒時老親及妻子皆在徽甚貧惟以不獲終養為憾徽人聞之為築室學宫之側以處其家非積行之誠有以致之乎卒於是年十一月晦享年四十有

三葉錢塘之花家原以寧貴累贈至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嗜為文章詩雅淡近古所著有拙齋藁春秋正義藏於家配袁氏封太淑人子男二長即寧舉進士擢官刑部主事陞郎中用佐武功陞刑部右侍郎次宜鄉貢進士女二長嫁監察御史劉安定次嫁徽州府學訓導張昊孫男四其昌其順其逢其祥銘曰

行莫先孝顓顓厥誠道貴善教羣才以成忠厚之存乎直之行天有報施身後游榮有赫嗣興哉冠在廷振華

屐亭既崇以閎錢塘之原歸展先塋貽後樹碑太史之
銘　尚書泰和王公直撰楊先生祠堂記景泰二年三月
徽州府新修前教授楊先生祠堂成其徒右副都御
史程君富等所為也先生諱昇字孟潛錢塘人其學於
書無不讀而尤邃於春秋其所以教必本於聖賢而不
惑於異說洪武丙子領鄉薦得星子教諭星子之士前
此無與薦書者衆皆言學地不利詠從焉先生適來力
止之曰為士者不待與薦書此學未至耳非地之過也
乃與諸生日夜講學求所以治己治人者俾身體力行
之以其餘日肆力於文章諸生感先生之教已益自淬
礪既三年薦二人又四年薦四人皆登上第自是相繼
有顯者先生秩滿陞邵武教授無幾調徽州徽州人士
聞先生善教皆樂從先生亦樂以聖經賢傳為之講說
三綱五典日用事物常行之道剖析精微於義利之間
曰如是而王如是而伯諸生曉然知天理人欲之辨而

奮志於學十餘年門人弟子領薦而升者亦十數人時先生有親在堂居貧守約而篤於孝養當路者知先生有治理才將薦起之先生力辭曰奈何奪人父母之養而苟欲榮貴其身乎諸公乃止歲辛卯先生以內艱去諸生援范文正故事於學宮之傍別作一齋留先生居之而受學焉永樂甲午先生捐館而老親妻子皆在歙遺言痛不得終養歙之士思先生不忘充廣舊宅以居之所以待之者亦如先生時先生之子寧宜亦以家學相繼登第歙人愛厚之如累世親戚之家今復廣舊齋故址作堂以奉先生像凡諸弟子與先生子孫得以歲時修祀焉非先生之德及於人者深惡能若是哉人之大倫有五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師不與焉然道之所以明且行者師之教也不然則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有不悖焉者鮮矣是故師者道之所系也仕道之重以厚人倫美教化奚可忘報哉古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蓋比之謂矣新

安子朱子之闕里也子朱子之道天下後世之所仰賴而師法者先生之教亦率是而已而居於斯游於斯門人在是子孫亦在是聲音笑貌志意樂嗜皆可以想見精神血氣之感通昭明焄蒿之發見當必有慨乎心者循先生之教以上泝子朱子而篤不忘修己治人之道皆馴至其極則可謂善學者矣此固先生之志而後人之所當務也寧累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先生亦累贈至禮部尚書君子謂先生之生雖力辭顯榮而卒享寵贈以為有德之應祠堂之作皆力多出程君其次則侍郎吳寧郎中金宗善按察司副使莊觀僉事程志學參議方勉御史張昊許上達知府江浩訓導康懷今徽州學教授羅倫訓導鍾振皆仰慕先生亦相與助成之既完刑部君告予曰先君子之教授徽州一時英才皆願學因得以獎勵成就之今其心惓惓如此誠可謂厚矣不可以不書故敢以記為請且將示寧之子孫俾知祠堂之所以作而思洒掃於無窮予嘉其意乃為書之而

使饒諸石

武畧于公聰傳　　夏時正

公諱聰字公達姓于氏其先徐州豐縣人曾大父而上率有隱德大父海當高廟龍興仗劍從戎入補羽林出戍新安卒以戰没父興代之以功為什伍長文廟初從下交趾授新安衛百户再往征交趾叛者没柳州公時方九歲聞訃即哀慟不自勝觀者感嘆少長知自立讀書史務通其大義而識度宏遠奉母吳氏孝養備至人

預策其不凡永樂壬寅以父沒王事進襲副千戶洪熙初領屯田百廢幷舉啓築涇縣潘村賽公諸陂壩畜水灌田萬頃人利之至今宣德中督運京儲立法剗弊糧不耗而軍無私逋上官取為漕規正統癸亥賜誥授武畧將軍管軍千戶公年益茂事益核尚書周文襄公及諸巡撫者雅知公能有軍事必見委公亦悉心經畫舉錯得宜時屯田雜民耕有不便者下公覈之公辨正疆畎彼此適均衆大感說官僚間有孤弱者必扶持之洮

鬱被搆陷者力拯之得自申乃已聲稱燁然而公不自
為足居常語曰治家與治官一也家之不淑其如官何
乃節縮浮費以治生為事男女各職其職而責之成所
積遂以萬計置莊二十有二跨徽池寧國三郡斥其羸
以振貧窶貸而不能償者焚其券遂作祠堂置祭田教
其子明入郡學遹遵從明師勗之成歙縣學聖賢像久
敝紫陽朱子祠亦就圮公樂助而新之嶽孔道新嶺箬
嶺號極險而三溪橋口當水之衝行者告病公或募工

梵之或協力為橋雖重費不惜道宫佛舍有以敝告者亦捐金助之部卒壯無室者為之娶凡數百人又買負郭地為義阡瘞死而暴露者下至施櫬以濟急製藥以拯病者活凍餒之嬰而訪還其家蓋有顧役其門而從其姓者延接寓公過客無虛日於名士尤注意刑部李主事泰左遷衛經歷客死公具棺殮還其家山東歙學生江左與明友死而貧公許以孫女妻其子經紀周至其篤於義類如此公年六十即言於朝以職授明端居

自適不復問家事然官司有疑難必咨決動中事幾鄉人久訟者必求質曉以利害或代出金償使兩罷去成化甲辰九月十八日卒卒之前一日衣冠危坐悉召子女前語以大事且諭明曰謹守法度積德以振家風吾無憾矣復召親友與訣無疾而逝年八十有二遠近聞訃弔送者幾三千人

論曰此程内翰所誌公墓云爾予不及識公識公之子明於吾少保于肅愍公家耳其言亮哉其有俎豆之習

而非純於橐鞬者也豈公之教然邪肅愍公社稷臣顧其子京尹君乏嗣乃擇明之子元忠來繼士夫驩然以為忠勲之有後宜也然則公之所積將復因肅愍公而益顯於後世哉

新安文獻志卷九十三

新安文獻志卷九十四上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文苑

唐吳御史少微傳　羅　願

吳御史少微新安人第進士長安中累官晉陽尉與武功富嘉謨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為宗氣調益弱獨少微嘉謨屬詞本經學雄邁高雅時人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吳富體少微撰崇福寺鐘銘嘉謨作雙龍

泉及千燭谷頌尤為作者推重并州長史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時魏郡谷倚為太原主簿亦以文詞著名時號北京三傑中興初吏部侍郎韋嗣立薦少微嘉謨同時為左右臺監察御史少微卧病聞嘉謨死慟哭賦詩尋亦卒有文集各五卷谷倚後客死文章遺失少微子鞏開元中為中書舍人新舊唐書皆稱少微新安人祥符圖經亦載於歙惟唐御史臺記稱渤海志其望也

王校正希羽傅孫明

羅願

王校正希羽歙縣人詞藝優博天復元年登第時年七十餘先是昭宗新平内難閞放新進士詔知貢杜德祥有孤貧屈人宜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希羽曹松劉象柯崇鄭希顔應詔各授校正其制云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賈司倉為詩此外無他長時號松啓事為送羊脚狀年亦逾七十象京兆人崇希顔閩人皆以詩卷及第年六十餘號五老牓希羽孫明宋建隆初為鄞陵令以廉律身百姓沿五代故例行賕賂皆不受曰但為

我買薪芻積其處久之如山因築堤備水患太祖聞之擢知廣州歸日僅以衣囊自隨鄉人號其里曰榮歸

宋舒館直雅傳

宋綬

舒館直雅字子正歙縣人南唐時以貢入金陵吏部侍郎韓熙載好接誘後進雅以文贄一見為忘年交在門者凡數十人推雅為首會熙載知貢雅以狀元登第內外無異辭歸朝歷將作監丞太宗於禁中造閣庋四庫書數萬卷藏之時秘書監李至薦雅及杜鎬等入充校理自太平興國中編纂文苑英華淳化中校史記前後

漢書至道中修續通典校定周禮公羊穀梁傳疏及別纂孝經論語正義咸平中校七經疏義雅必預焉雅好學善屬文與起居舍人毋陽吳敬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咸平末求出得知舒州仍賜金紫守職勤恪而恬於榮宦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舒潛山靈仙觀有勝跡秩滿即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自樂時人美之卒年七十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官至尚書郎

呂侍郎文仲傳　　宋　綬

呂侍郎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南唐歙州録事文仲在江左舉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掌宗室書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累遷少府監丞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轉著作佐郎太宗聽政之暇日閲經史患顧問闕人太平興國八年始以文仲為侍讀尋又為翰林侍讀賜緋魚寓直御書院立本官班多以日晚召見出經史令讀或就訪外事時侍書王著書學葛

湍亦直禁中文仲以書史著以筆法湍以字學深承顧接副王著使高麗復命改左正言巡撫福建未幾賜金紫加左諫議大夫淳化中與陳堯叟並為關西巡撫使時内品方保言專幹榷酤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訟其掊克者甚衆文仲等具奏其實太宗怒甚亟召保言將覈之反為保言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所坐皆細事而素巽懦且恥與保言辨對因自誣伏遂罷職既而太宗知其由復令直秘閣踰月再為侍讀至道初上

嘗草經史故事三十紙召文仲讀畢因刻石令內侍齎數百本藏江東名山福地及分賜高逸不仕敦樸有行為州里所稱者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判吏部銓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審官院真宗咸平二年拜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先是侍讀名秩未崇及置此職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講更直侍讀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日具當直官名於內東門進入召對訪問或至中夕中謝日賜與如翰

林學士受詔集太宗歌詩為三十卷詔書加奬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鞫曹州姦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茍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比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餘人悉得姦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爾但籍其名更察其為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敭之日擯斥之

未為晩也上從其言三年遷工部侍郎復為翰林侍讀學士文仲久居禁近周密兢慎一日早朝暴得風疾請告踰百日詔續其奉明年改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未幾卒文仲富詞學器韻淹雅其使高麗也善於應對清潔無所求遠人悅之每使至必詢其出處時呂端呂祐之亦嘗為使三人皆寛厚文雅國主王治嘗對使者劉式語及中國用人必應以族望如唐之崔盧李鄭者式言惟賢是用不拘族姓治曰何姓呂者多君子也後

朝廷録其子士永為奉禮郎姪孫從政同學究出身兄
孫溱

張宻學秉傳　　宋　綬

張宻學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諤字昌言南唐秘書
丞通判鄂州宋師南伐與州将許昌裔叶議歸欵太祖
召見勞賜良厚授右賛善大夫蜀平選知閬州太平興
國中即除西川轉運副使先是士人罕習舟楫取峽江
中競渡者給漕運役覆溺常十四五諤建議置威權軍

分隸管勾自是無覆舟之患歷官荆湖江浙等道制置茶鹽副使卒累贈太子太傅秉舉進士儀狀豐麗屬詞敏速善書翰太宗喜之擢置甲科第二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監察御史深為趙普所器以弟之子妻之會有薦其才者得知鄭州召還直昭文館遷右司諫會以趙昌言為制置茶鹽使秉與薛映副之入為右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換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判吏部銓知審官院唐朝故事南省首曹罕兼掌誥多退

為行內諸曹郎至是用此制其後進改多優遷首曹矣遷吏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真宗嗣位進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館時草敘用官制有頃因徵累謫於遐荒之語上覽之曰若是則先朝失刑矣遂除秉左諫議大夫連知潁襄二州徙鳳翔府訴以母老貧窶詔給裝錢未行改江陵丁母憂起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從河陽換澶州車駕將幸河上又從知滑州道出韋城秉迎謁境上俾預從官侍食遣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

夫鑿凌以防契丹南渡召歸闕復判吏部銓拜工部侍郎同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東封詔與知制誥王曾訪問所過耆老送閤門引見并具州縣繫囚所犯聞奏復與周起同試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舉人出知永興軍府會祀汾陰為東京留守判官時向敏中以尚書為留守秉出入與之聯騎少所撝抑時議過之轉禮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復知并州將行上作五言詩餞之徙相州九年復糾察在京刑獄卒年五

十六錄其二子適遜並為大理評事

洪比部湛傳

王珪

洪比部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羅鄂州志云新安自國初貢士之數蓋少至嘉祐祫享詔增歙饒州共四人故遊學在外者即貫其籍以試如休寧洪湛以江寧歙呂溱以揚州之類是也曾祖勳南唐崇文館直學士祖壽桐城令父慶元獻書李煜授奉禮部補新喻令歸宋至宛句令湛幼好學五歲能為詩未冠錄所著十卷為齠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見黜真宗既賜進士梁灝以下百七十九

人第翌日詔殿前不合格及南省不奏名進士內文采可取者令再試帝御崇政殿內出庭燎賦淡交如水詩得湛以下七十六人並賜及第以姓名附本等湛以文采遒麗特升第三人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還授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歸與左正言尹黄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沆伏閤請立許王元僖為儲貳太宗怒時沆坐呂蒙正親黨已出為宜州團練副使上因語近臣曰儲副邦國之本朕豈不知但近世澆

薄若立太子即東宫僚屬皆須稱臣官職聯次與上臺無異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有時爾湛坐削職出知容州黄裳知邕州極知端州沆知靖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戍卒謀竊發者湛偵知亟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知柳舒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閤門祗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判三司都磨勘知制誥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議城綏州邉臣互言利害遣湛與閤

門祗候程順奇同往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召營葺終以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辯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花詩不移晷以獻被褒賞初任懿以銀二百五十兩賂王欽若登第後被告上方顧欽若厚懿更云湛湛使陜西還而獄已具坐流儋州官收湛贓家無所有湛素與梁灝善假灝白金器以輸官六年會赦移惠州至化州卒年四十一湛時一子偕行甚幼州以聞特召賜錢

二萬官為護喪還揚州因召命官配流嶺外而没者悉給緡錢聽其歸葬如親屬幼穉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五卷子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至度支員外郎直史館鹽鐵判官從子中孚我洪氏之先曰經綸者德宗朝為河北黜陟使議罷方鎮兵左遷宣歙觀察使始自下邳來居新安觀察十一世孫中孚宋龍圖閣待制以諫伐遼忤譚稹落職卒贈少師今學士程公為作譜序云唐之亡成於方鎮宋之分裂始於伐遼而觀察少師兩公獨於其時慨然以天下為念不恤强臣巨閹之害已而言之君父雖其言不行而謀國之忠萬世一日也寬每誦其言而壯之近又得觀先比部傳云真宗初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欽若受賂事敗移之於比部時方奉使陝西未歸而獄

具坐謫以死蓋陰中於欽若之謀也嗚呼直道之難容正人之難立如此然名垂史册德流子孫數百年來積久彌盛視彼強臣巨閹與夫讒邪之徒得計一時者人方唾惡不暇豈非人定勝天之不可誣者哉寬因書於傳末告我後人當以道事君以正律已而不以利害為趨舍庶可以奉忠賢之後為無愧云觀察三十一世孫寬謹識

聶內翰冠卿傳

王珪

聶內翰冠卿字長孺歙縣人冠卿傳云師道葬歙州遂為州人按問政先生傳師道家世在歙但没於揚州自揚州歸葬耳七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號問政先生鴻臚卿父致堯登咸平三年第贈禮部尚書冠卿

登第為連州軍事推官秩滿以文謁翰林學士楊億大
器賞之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籍遷
大理寺丞為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再遷太常博士言天
下旬奏獄雖笞杖並覆而徒流不繫獄者乃不以聞非
所以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杖笞罪自徒以上雖
不繫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歷開封府判官三司
鹽鐵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景祐中
李照改定大樂引冠卿為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別詔

與馮元宋祁修撰樂書為景祐廣樂記又以警嚴一奏曲不應再用乃製奉禋歌以備三疊詔冠卿及照造詞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冠卿特遷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禮院糾察刑獄奉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嘗觀所著蘄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毬縱飲命冠卿賦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康定二年入翰林為學士毋憂起復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學士

冠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
墜笏上前帝憫冠卿喪毀羸瘠既退賜禁中湯劑未幾
告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
州宋卿為秘書郎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甎有隷
書字半浸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
累石於江濵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
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
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

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蘄春集十卷河東集三十卷
子友仲平仲儀仲文仲公仲慶歴二年友仲以正字升
親民任使平仲文仲並以太廟室長升正字儀仲熙寧
中虞部員外郎通判衛州四年十二月判大名府韓琦
言王拱城危急儀仲抱疾馳赴總徒條築因此病亡特
賜絹百匹文仲子循矩登元豐中第世卿天聖中進士
皇祐中職方員外郎知萊州信陽軍終太常少卿子武
仲南仲徽仲恭仲武仲登皇祐第

呂溱傳

洪邁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按溱世居歙賀揚州入試說見洪氏部傳景祐五年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亳州康定中獻其所業召試學士院賦及詩三入上等除著作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修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

仁宗還其疏漆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漆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為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為例時蔡襄韓絳皆相繼出守而歐陽修賈黯亦求郡知制誥劉敞疏論邪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反是呂漆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有真質無流心議論不阿有益當世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而殿中侍御史

趙抃亦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
寒心上悟頗留脩等溙徙成徳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
主其議會地震溙請罷之以荅天戒還判流内銓知和
州坐言者分司南京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
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為京尹者比不稱秩溙精
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嘗以職事對神宗察其有
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
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召中書曰溙

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絶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凡護喪歸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之歐陽文忠公舉自代知制誥狀臣伏見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蘇州呂溱首登詞科素有文學不屑碌碌以希例進請補外郡躬勤政事今蘇州治狀為兩浙第一臣嘗與溱同在館閣閱其議論服其度量材美甚衆非臣所如擢以代臣庶允公議謹具狀奏舉以聞

宋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五百户食實封一百户贈端明殿學士

汪公藻墓誌銘　　　孫覿

建炎紹興閒劉豫據中原羣惡嘯亡命相聚為寇於是環四海為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劒出入兵閒禁暴除殘拯溺弔凶於戎馬喋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

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户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無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已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閒遇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循鈷鉧潭入愚溪並湘流沉文以弔古人而自肆於山水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没諸孤護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予銘予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為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

字彦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禄卿祖宗顔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傳西漢書讀而好之鋭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賜宴酒半上方賜冰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之一坐驚嘆調婺州觀察推官就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憂除授從事郎荆

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和進書事者集録為一大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而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教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符寶郎是歲政和四年也故相王黼頃與公為太學同舍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江州太

平觀寓家晉陵凡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
博學彊記自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
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歷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
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録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
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遊多得所
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札而録藏之其辭
章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喻馳騁古今
貫穿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

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俯見公詩於僧壁嚄唶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撚鬚琢句以自鳴其不平爾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册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郎召

為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狩維揚詔中書後省試潭州進士何烈烈對稱臣臺疏論列非所宜言罷公為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高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恩遇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嘗論

諸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辛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倖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褫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盡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繳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歷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史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頋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領日歷如故蒐攬闕文叅稽衆論逺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逺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詮次纔十二三移知撫州歲餘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冲疏言日歷者國之大典比詔汪某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

矣今方就閒可降詔令依舊纂集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册非小補也於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册上之上遣使賜茶藥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跡唐顔魯公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帝幸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雙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顔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褒典以

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烈詔下公大治祠屋
書榜揭之郡有籍錄朱勔𥨊戶數十種丹漆之光可鑑
寮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葺魯公祠可用也輪
奐一新州人大悅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為文
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
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諸生令拜賜矣
又斥公帑之贏續之落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太中大夫
十二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軍之伉健者移州

具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移知宣州閱月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鐍給之貽書使者曰官軍張頤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羣縣饑餓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讒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

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實封一百户没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又二年徽宗實録成書宰輔奏言用公所著為多詔贈端明殿學士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峙聲名至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輕為然諾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羡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

手大璫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卧内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故公曰若我使與可輩為伍邪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鐫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歲餘戶部被旨降本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進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

貸今豈可復受賞邪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闍婆國主附送龍腦數百兩為公壽公卻之或曰興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卻也公飭送公帑一銖不取公於辭受類如此亦以故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纖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為黼黨黜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雖然朝慍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閧然曾未轉盻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册垂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圖書之府

聖主親攬追録故侯後還舊物得喪相除執與公多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行於世裔夷謀夏録二卷青唐録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元配淑人趙氏令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於常州宜興縣蔡後塢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於二淑人之墓子七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右宣教郎新婺州金華縣丞主管學事曰恪右承事郎曰憺曰懔曰憘並右承務郎曰愇未仕女適右迪

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巖舉臯舉賢舉女
適左奉議郎嚴康朝進士孫廷實莊霆莊霈餘尚幼新
安汪氏之從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
學中進士第而公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興田園悉推與
其凡以郊祀之恩任凡之子悅命未下而公貶元豐已
未少傅公為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年公刺泉入
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生於鎮江後
建鎮江節築大第居焉實秀公始生之處山川之靈鍾

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飭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
於二代儒先亹亹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學窺
聖域文娩皇墳芸省儲書螭坳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
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持橐剖符
出使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
州之氓遮詠而思誰私黨讎乃譏乃逐投畀荒裔一斥
不復斗野之南光氣燭天埋藏不沒至寶在焉攫攫萬

生趨死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内公有遺書銘公於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萬世準

宋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新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致仕贈左通奉大夫程公俱行狀

程瑀

曾祖伯照故贈光禄卿祖母扶風郡太君魯氏彭城郡太君錢氏

祖迪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致仕祖母仁和

縣君江氏仙居縣君慎氏

父天民故瀛州防禦推官信州貴溪縣丞

贈左宣奉大夫母太碩人鄧氏

公諱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程氏實高陽之裔周成王時伯符封國於程休父為宣王司馬後因以國為姓春秋時嬰以立趙孤顯六國時邈為秦獄吏易大小篆為隷書漢有不識魏有昱號名將晉元帝即位命元譚為新安太守百姓悦之代還遮道請留不得去詔從其請

比卒賜其子孫田宅於新安之歙縣遂居黃墩遷開化北原者公十世祖也公之曾祖光祿君樂愷平易重然諾喜施與鄉里稱為長者祖父都官君始以儒奮擢進士第治劇邑有德於民唐質肅公介為江東轉運副使日特加賞遇以為不任威刑而人不犯雖古循吏無以加也父宣奉君為兒時日誦數千言成童作文握筆立就未冠舉進士試南宮為第一廷試中甲科益博觀典籍研繹奥義常進所撰詩書論得相州饒州州學教授

遷瀛州防禦推官貴溪縣丞攝令事闔邑欣賴召試太學博士而卒公時方年九歲哭泣哀毁見者咨嘆終喪從母氏寓外家母性嚴公左右承意得其歡心外祖尚書鄧公左丞潤甫深奇之後其家人緣左丞意奏補公假承務郎紹聖四年授蘇州吳江縣主簿時徽宗即位肆赦放免秋苗本縣復行催理吏持文書通簽公即申縣請准赦蠲放而轉運司牒准省符講求遺利公申狀謂財用之在天下譬之衆川之水瀦之萬頃之陂決漏

既多乾涸可待乃欲崎嶇田逺引綫脉之流以益之不如塞其陂之決漏而已今諸路之賦入則衆川是也萬頃之陂則總計是也決漏如江河則無藝之費是也崎嶇田逺引綫脉之流以益之則講求遺利是也凡無藝之費一切罷之則息民裕國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餘見者驚嘆亦或指以為狂任滿辟差舒州太湖茶場以上書論時政罷歸時執政者方力持紹述之説以售其私凡持正論者斥以為邪雖被擯廢人更以為榮

焉大觀初監常州市易務八寶恩遷通仕郎政和元年改宣德郎差知泗州臨淮縣事三年召赴審察以前上書報罷尋主管兖州岱嶽觀七年差通判延安府以侍親非便辭改通判鎮江府俄除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八年兼道史檢討宣和二年轉承議郎賜五品服明年除將作監丞時論謂公以儒術世其家今藝學績文士鮮出其右近臣亦推公長於譔著於是以聞徽宗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賜上舍出身三年除禮部員外

郎駕幸秘書省特旨召觀書閣下因賜御筆書畫遷朝
奉郎五年丁母憂七年復除禮部員外郎以病告老不
俟報而歸坐謫歲餘今上登極轉朝請郎建炎三年復
為著作佐郎再遷禮部員外郎除太常少卿卧家力辭
章四上遂以直秘閣知秀州會車駕臨幸有旨賜對公
奏事訖即啓陳濟大業致中興之説言極剴切有曰陛
下盛德日新政事日舉賞罰施置仰有以當天意俯有
以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苟惟不然則天之所以

眷佑者將恐替人之所以欣戴者將恐離如是則社稷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上欣然納之及金師南渡既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公厲兵守禦方力已降省劄令公遷避復被旨管押錢帛由海道趨行在始出華亭宣撫使留公有旨趣使津發因航海至永嘉既朝見以病乞歸鄉聽命時建炎四年三月也冬復召赴行在紹興改元始置秘書省即以公為秘書少監九月除中書舍人仍兼侍講二年罷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四年差

知潭州以病辭改提舉台州崇道觀五年復集英殿修撰先是公得風痹之疾朝廷知公步趨拜跪良難特緣兵火之後簡册散逸謂公雅精史學持心平實欲使免朝叅坐局充職其意甚厚而公以疾力辭乃差提舉亳州明道宫累官至朝議大夫三遇明堂郊祀恩封新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十四年六月疾稍侵乞致仕轉左中奉大夫壬辰卒於寢享年六十有七遺表聞贈左通奉大夫公初娶新昌石氏贈令人再娶同郡江氏封

令人男一人曰行敏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三人孟以病在室仲嫁右承務郎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趙伯暘季嫁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江振卿公天資端方誠直言動不妄思慮精切志趣高遠加以該洽深邃之學典雅閎奥之文自其幼年未仕人推為有父風稍任州縣即能遇事引義慷慨論列利害及緣上書坐謫湮阨連年饑寒轉迫氣益堅剛而自信愈篤學業大成偉然有公輔之望然不能以辭色假人頗亦寡徒少

侶訕笑隨之而與之深交者率名卿才大夫或其丈人行久之名實益孚其再佐著作三為郎儀曹朝廷蓋欲用之矣晚登掖垣侍經席凡命令之下竭思畢慮有不安於心者率明白反覆言之其進講若故事必考古驗今曲致規鑒未嘗有所觀望畏避大抵務合人情當事機守祖宗之法度遵先聖之訓誥非持甚高難行之論以苟邀名取譽也每憂外難未夷寢食不置章奏數上如所謂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

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祖宗之制謂近年禁庭宮邸與夫宗室貴戚之家其享富貴之奉極驕奢侈麗之欲皆自古所無有然其卒也流離狼狽亦自古所無有而懐利封已之人習熟聞見至今猶以侈大為當然以儉嗇為削弱此不可以不變又論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

轉入橫行得者既衆則官益以輕使人人皆懷欲得之心無有紀極在於厲士勸功之時其為獘害為尤大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即是以次遷轉之官而武臣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既不係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其除授皆須特旨故元豐肇新官制之時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以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

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而為轉官之等級此皆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不思祖宗之深旨率意改更以開僥倖之門故流獘日深且文臣之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皁隷為横行者不可勝數其敝極矣夫官職之輕重在朝廷所以用之而已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若輕以與人得者冗濫則官職輕官職輕則得者不以

為恩未得者常懷觖望他人莫能言也顧任職未幾而病病卒不可復起此有識之士所以深為天下惜也公平生著述不可勝紀已抱病猶不輟然憂深慮危時時芟削焚棄今所存者北山小集四十卷麟臺故事五卷默說三卷餘無傳焉其孤卜以九月辛酉葬於開化縣北山之原屬瑀狀公行實將求銘於鉅儒碩學以圖不朽謹考核叙如右紹興十四年九月吉日龍圖閣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鄱陽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户賜紫金魚袋程瑀狀

新安文獻志卷九十四上

新安文獻志卷九十四下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文苑

宋資政殿學士中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鄱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贈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禄大夫謚章靖程公克俊家傳

家乗

公諱克俊字元籲姓程氏其先本梁將軍忠壯公靈洗

之後自歙之黄墩徙浮梁之景徳鎮曽祖諱居吉贈少保祖諱世顯贈少傅父諱逵贈太師母朱氏封和國夫人太師登政和二年進士不樂仕授徒里中逺近來者至不能容乃建鄉校立宣聖祠朔望春秋奠謁習為禮容相師成俗有易解十卷論孟解十卷五經解題二十卷學者號九龍先生公生而碩偉儀容俊彦太師賢而器之授以易學博極羣書綴文警拔徽宗新舍法以經術取士公應詔入太學月餘試有司屢中殊選聲譽藹

然出諸士右宣和六年策進士于庭擢居甲科批卷末云實學該博士林傳以為寵初調湖州理曹除興慶院教授遷太學博士權太學正授紹慶軍節度判官改勑令所删定官除國子監丞尋授尚書駕部員外郎歷工兵吏部司勲員外郎丁外艱哀毁盡禮服闋大參沈公薦之召對極口論天下事宸聽嘉納之擢起居舍人兼左右司稱職拜起居郎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唐末五代之際淮有堰曰瓦梁百餘年來廢壞不存公

奉旨往視沿徐河而上物色之里老得遺址於真州東北會于滁又北至於濠入于和綿亘四州内可固圉外可禦隣敵金湯之勢屹然凡堰之利病條奏甚悉上覽之尤知公為有用也公侍經筵陳説古今要務退而未嘗與人言謹慎周密類如此擢給事中直學士院時鄞學宫在城東中更兵燹或請於朝為墓地有旨可其奏公封還制書學得不徙南渡以來大將怙恩僭賞旁午公不畏強禦每每裁抑至於論舉減民租輕税斂朝奏

夕下凡國家之事利害纎悉知無不言專以杌僥倖詆
權貴為先中外憚之會金師與劉錡戰於順昌稍有懲
艾遣蕭䇿瞻求和公草裁制書誓約明審金主讀其文
以為信不可渝是時朝廷大典詔冊號令皆出公手知
紹興十二年貢舉考博學宏詞科得洪遵洸介洪适以
所試制詞進讀上曰是洪皓子邪父在遠能自立此忠
義報也遂以遵為秘書省正字介适並為敕令所删定
官自中興以來詞科登選即入館自是科始上初在潛

邸留心載籍問安視膳之暇手不釋卷公兼資善堂翊善一以道德文章輔承凡有詢問隨所剖析至如今古治亂之跡必反覆言之以相磨礱浸灌故學之功茂焉入翰林為學士十三年冬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玉牒所漢州布衣陳靖獻中興統論于朝公率同列五人薦靖請官之以來讜言詔補靖右迪功郎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上以戎事未暇公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今兵漸息興學正

其時也乃詔太學養士權於臨安府措置增展時母和
國夫人七十有六矣紺髮明眸就養二府公自政事退
事奉承顔愉悦縉紳榮之欲置公相位前席曰朕得卿
數人可致太平矣公以疾力辭機政章三上得旨提舉
臨安府洞霄宫踰年丁内艱執喪盡禮詔賜嚴報院為
香火太上更化賓延故老屢詔起知建康數月改知湖
州未幾召赴行在奏事辭不獲既至國門中貴傳宣延
勞賜茶藥衣帶鞍馬登時引對内殿太上勞問久之公

丐去上曰朕欲卿以身助朕翊日拜叅知政事夙夜憂勤振舉朝綱中外翕然稱之數月以疾不能朝乃上章曰臣蒙厚恩待罪政事重有負薪之憂常恐負先朝無以報塞願乞骸骨上手劄報曰卿暫以微恙遽露封章力祈祠館勉為朕留保養至和竚期勿藥屢遣大官致餐御醫胗疾馹使臨問相踵公請辭不已乃拜資政殿學士仍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以歸公曰人生如吳蠶老當作繭乃自為壽藏於和國夫人瑩之溪陽踰年甍享

年六十有九訃聞上震悼不已奉御禮葬下竇石公抱
經綸之才受知真主勵相國家稱為中興碩輔故其薨
也士大夫聞之莫不嗟嘆公平居下士推轂後進叔立
義莊以贍宗姻之貧乏者自顯位施恩裏外凡得入仕
者二十二人公入仕不歷州縣凡二十九遷官至參知
政事又凡八遷至中奉大夫贈官至銀青光禄大夫職
名至資政殿學士爵至鄱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七百
戶淳熙九年謚章靖有文集五十卷內外制集二十卷

易通觧十卷公娶朱氏累封普寧郡夫人卒年六十有五蘂和國夫人墓右子男六人湜承事郎浙西安撫使司幹辦公事早卒洸右朝奉郎通判潭州軍事濤右朝奉郎湖北路提舉司幹辦公事湑右宣教郎秀州青龍監税淑沇俱承事郎未銓

左朝奉郎將作監丞汪公若容墓誌銘

汪闕

公諱若容字正夫姓汪氏自越國忠顯錫命之後世為

徽歙著姓曾祖士明祖霓潛德弗肯仕父叔敖累贈右
朝散大夫公髫齡受訓篤學如成人伯父司農公目之
為吾家文舉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主興國軍永興簿臨
事風生不擇劇易地產茶巨商榷磨妨民田莫敢誰何
公繩其魁大均水利百姓歡從里胥余恃高貲毆平民
置其尸有鬼物赴訴獲伸於公人以為神明攝令大冶
孔道荒殘之餘勞來供億公私裕如調鄱陽學官以身
表正師道煜然改秩知嚴之淳安丞豪俠魯氏子殺人

委壑吏受賂欲遷罪無辜公破其奸通縣讋伏考滿分
教西外宗邸轉朝奉郎知洪州事璽書召赴行省陛對
見上極論士風委靡氣節不立守備崇虚文無以禦外
侮幾事不密盜長窺伺宅牧乏材根本藩籬俱可憂反
覆數千言皆切中時病除將作監丞是冬金人侵淮甸
憑瞰江滸京邑豪右洶洶為避賊計公慨時危主憂未
有守節自效之臣私獨為念當輕一死以風厲頹行使
人人致果讋敵如古義烈之士則恢復計日可待矣遂

卒臨終書詞滿幅乃心國家事凛凛猶不死者得年五十有五實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月二十五日也朝士痛愕公少艱苦撫諸弟事親純孝於書無所不讀手抄踰數千卷強記博識諸老師所不能知叩之則口誦如流為文瞻洽典雅字字必關名教有集三十卷藏于家公風神灑落望之如神與人交表裏真誠無纖毫偽當官清嚴如氷霜其惠愛在人所至得其慕悅性峻潔義所必為雖萬夫不可奪總角時因寤寐記宿生事甚異

未卒前一日齋宿祠庭復感異夢及其歿也殆若所謂形解尸脫而超然出世者異哉配安人胡氏桂師待制舜陟之女後公七月卒三子璜將仕郎珙玘方志學二女長適進士程叔愚次適承奉郎監新城稅羅頎弟若虛若思與璜等以乾道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葬仁舜鄉留村栢山東原龜筮曰吉卜五年而後得擇之至也嗚呼隱痛尚忍言哉予幼學於兄究觀遺跡蓋特立獨行較然不欺者而世不足以知之當從立言君子丐碣

墓道備史氏稽采必有能發明求仁得仁之意者故銘其出處大槩告諸幽示無愧詞云銘曰

德之全兮學之影顧何輕兮去何果憤激憂時心磊砢立節堂堂惟我可夜夢雲遊交旖旎肅肅靈宫班右左乞以飛霞鳴佩儺溘埃風兮還故我松栢檀欒山紫邏骨閟于兹名駊騀福其嗣人安以妥弟之銘兮肺肝墮

按宋紹興辛巳海陵王大舉入冠國勢岌然當是時趙鼎既竄張浚胡銓遠謫万俟卨湯思退之黨猶衆公亦嘗有言矣身遠位下莫由自効忠憤所激扼腕以卒殆不忍見兵之蚵國之亡而以身爲殉者邪嗚呼魯連之

志屈原之忠公葢慕之而史失書故人鮮知者可慨也予讀此誌因表出之俾觀者知公之所立不獨文學而已弘治丁巳秋九月下澣後學程敏政謹識

鄂州太守存齋羅公傳　　曹涇

故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卒之百三十五年爲至大戊申歳其曾孫壻黄仲宣山長以公之曾姪孫前容州文學洪所具生年官歴卒葬之畧來視使潤飾成篇待附家傳涇生晚不及識公然從鄉先生四方名鉅游槩知之矣宋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公一人乾淳

間朱文公周益公視為畏友淳安縣社壇記文公自謂不如謂公文有經緯又謂公文止此可惜迺歲湯東澗公漢寶藏公小集每為文必讀數十百過方下筆客猝至扃篋惟謹馬碧梧公廷鸞久在翰苑身至宰輔里居之日訪問公小集願見不可得至從其轉求之然則存齋之所以不亡者有在矣羅氏之先在春秋為小國隷襄之宜城徙荊之枝江因以為氏公之先五季時自豫章避地來歙遂為徽州歙縣人七傳至尚書公為大家

尚書公公父也年十六上辟雍宋政和二年進士由大
諫中丞遷吏部尚書贈少師六男子公為第五人諱顧
字端良存齋其自號也幼凝重寡言資特頴異甫七歲
能為青草賦以壽父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
下一語紹興二十五年蔭補承務郎授臨安府新城縣
監稅連丁内外艱服闋監饒州景德鎮稅有能名乾道
元年監南嶽廟遂踵世科才望斗著授饒州鄱陽知縣
不樂往主台州崇道觀八年通判贛州遄攝州事寇攘

甫定壹以政清訟簡化美風俗為務教官劉清之子和官事之暇時至學宮不為倦煩縫掖生淑艾之功居多詳刑使者剡聞于朝謂公宜在清要之選秩滿差知南劒州陛對第一劄主於富民不為浮文切中積弊孝廟大賞異曰卿磊落議論可采必副朕委任從臣亦交口薦之改畀鄂州至郡上五事其一謂鄂為古來用武之地城壁未立下流陽羅正係險要舊嘗築城僅存堆阜宜併議築不可憚費其二謂民饑以田質穀後日乃為

准折非法至於奪田還主宜立中制其三謂所收諸州配隸強盜貸命之人久不問落項冒實多滋長姦宄乞下有司戒敕諸郡少駐遣發且候問落申數其四謂重湖曠土舊佃每行包占官行新佃又欠存恤宜令標立界至官鈔明與指定庶得兩便其五謂民間所雇奴婢只憑客人販到半是誘畧宜令遭誘畧者自言于官官為立賞追捕凡皆論病識源切證用劑一本儒術如古循良他所罷行可類推已貳車劉公清之子澄學行端

飭相與勸學劭農甚力所謂令修庭户之間而民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報政纔朞而公不少延矣淳熙十一年甲辰七月十三日也公生于紹興丙辰之三月得年僅四十九新安續志謂值旱立日中精禱致疾志公之猶子任臣毅臣所共訂也鄂人繪像靈竹寺孟宗泣竹處劉貳車為刊小集于郡喪還夫人吳氏卒明年公兄端規自鎮江請檄歸視窀穸陰陽家以西峯先壟之次為擬族黨一辭謂公生而孝奉祖考其安樂之遂葬于

是吳夫人祔四月六日也所著書有新安志爾雅翼鄂州小集行世其與小集同類已抄而未刊者尚十之八九年遠事殊併為亡是太息而止雖然豹斑鼎臠不必求盡姑從爾雅翼漫閱一則社壇記讀之百遍公胷次所貯何可量數筆底之文又可以人力企勉也哉公曾祖諱承吉贈承事郎祖諱舉贈朝議大夫父諱汝楫通奉大夫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贈少師妣呂氏魏國夫人王氏楚國夫人佘氏魯國夫人兄顥朝散郎顴承議

郎俱通判福州頡奉議郎通判夔州頌即端規朝奉大夫知郢州有猾菴集刋布郢鄂二公齊名嘗聞家居講學時東西異寒鑽研各趣飯餘酒隙已晚未燈說書交鋒譙如辨訟既定怡怡如初玆未可與上車不落之輩同日語也弟頎朝散大夫通判蘄州贈中散大夫子男四人縉臣孝臣欽臣皆早卒睦臣承直郎南康軍録事參軍女三人其一適吳文肅公之子坰文肅竹洲先生也孫一人樸已上據文學公所具外從人旁搜足之來

示於公官階所歷所止吳夫人封秩為何孫曾實計若干俱
欠登載不敢臆度念昔昌黎伯為樊宗師誌銘即能似
其語陳師錫序五代史王荆公顯譏之其何人敢操此
筆無韓之似涉陳之庸血指汗顏衆知之矣仲宣幸是
正之仲宣名宣子自號中山能詩為虛谷方公所稱屢
攝紫陽山長事二丈夫子世其家羅氏甥也其既自詭
為傳亦併效顰為之賛曰
彼貴一品或壽期頤負乘幸免夸不償嗤官止分符五

十猶嗇公有不亡衆人不識遠而彌芬大也無垠存齋之存其惟斯文

方虛谷跋羅鄂州爾雅翼宋興二百一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存齋羅公願字端良次爾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浚儀王侯應麟為守始刊布之回聞之先生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能為青草賦以壽其先尚書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以南劍州守陛辭孝廟大賞異俾易鄂州明年淳熙已巳卒今新安志行於世與馬班等小集僅文之十一劉公清之子澄所刊晦翁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羅端良止此可惜蓋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爾雅翼者序見小集世未見其書回訪求得公之從孫裳手鈔副本三十二卷侯躬自校讐雖處閒隱說具能知所自來可謂後世子雲矣回切謂後世學者於天下書鑽研少而剿襲多靡勞餘力意義曉然古人有

終身不能通者或開卷頃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有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為尤博考論經傳草木鳥獸蟲魚則許理陸機張揖曾憲邢昺陸佃不如此翼之為尤悉是書皆前代所無挾是以求為儒易易哉雖然學陋俗壞承弊踵訛以無言道以氣言性以知覺言仁以詐謀言智以反經言權以姑息言恕以輪迴言生死以祠廟言鬼神詖淫邪遁先儒闢之極其至而士之陷溺者猶不自知也以誤本草為世之害而不以誤注易為世之大害識者患焉賢侯父子有德吾州嘗以石蝸直北門是將推所學陶天下俾本末精粗將無不一歸於是云

宋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贈特進程公珌行狀

呂午

公諱珌字懷古世籍徽之休寧胄出重黎休父與嬰卓見經傳至晉元譚持節渡江守新安有功於民詔賜田宅於歙遂家焉有靈洗忠義自奮侑食武帝繼是蟬聯代有顯人為新安著姓曾祖諱自誠里中稱長者妣吳氏祖諱會亨強記博識書法偏長蘇公妣姚氏考諱文夷故承務郎致仕累贈宣奉大夫妣黃氏繼黃氏俱贈淑人宣奉公少以文學稱蜚聲庠序公兒齒頗悟稍長

卓犖有大志十歲賦冰有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之句識者謂必有立於世讀書日數千言弱冠與諸老游議論超卓每曰張公栻呂公祖謙人正學醇不壽不大天也紹熈四年登進士第時丞相趙公汝愚典舉春官一見公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有以道學疑者寘本經第二公論稱抑授迪功郎主臨安府昌化簿邑介萬山士風弗振公至篤意經理不啻父兄之於子弟由是捧鄉書預廷對者相望邑酤額重榷禁嚴

有種秫者官必履畝而籍民以為病公言於御史奏蠲其額百里德之凡訟久不決者投牒臺郡乞以委公能聲藉甚公以明經擢第素工音律復試兼科秩垂滿丁外艱居喪哀毀備至服除再欲試詞科丞相謝公深甫曰君廊廟材也何必是嘉泰紀元十一月除建康府教授樞密丘公崇留守陪都於僚屬中重許可一見公遇以國士開禧二年六月丘公宣撫江淮辟公充準備差遣公處幙中凡所贊畫皆一時急先之務郭倪守維揚

調民兵萬餘城守皆占民廬盛暑不釋疫癘大作公言兵未至何以若居民如是遂白丘公即釋之歸去者歡聲雷動居者炷香于門伺公出舉手加額曰此宣幹賜也八月陞充幹辦公事丘公尋開督府公有募兵之命循江而上所選皆精悍時金師南下傳言恟恟淮民多渡江公建四策以處之有故土者官給以糧令還本里勇敢願為軍者籍之無土著者給糧令散居各謀生計有馬牛出鬻者官出鏹為市烙以火印俟兵退明春給

復之毋令射利者容其姦凡區畫合宜者公之策居多嘉定二年二月以薦及格改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四年十月公始至代者以邑之豪猾姓字授公公緘而東之高閣曰不願知其名也使聞而改過足矣秩滿啟視則靡有一造庭者公先教後政感人動物率若是六年歷二考餘治狀彰著當路名公交薦幾三十疏七年二月除主管官誥院八年三月除宗正寺簿時旱甚公上言曰比年以來災異不一向也旱今也防侵軼春既

告旱夏必傷潦不惟此爾乃去歲之秋月食望日食朔
而又金星見晝鎮星失行太陰躔高木星度下者非細
變也其可不震惕如禍在朝夕哉臣願陛下剛健輝光
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
佞以厲臣節言聽諫行以作士氣一政令之設施必曰
其事果合於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曰某人果當於
天否乎天心何自知之當人心則當天心矣盖轉移其
象消弭其災非大有以飭厲之未見其可也尋輪當陛

對上言曰臣聞覘人之國者不以其兵之强國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西漢之末士大夫崇議論之美而乏經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經之說而流為虛文州縣有惠養之名而未有經久之政邊方無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測之虞譬之蒲楫維舟容與安流一旦風濤未知所届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之以為他日之用蓋平居無犯顔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人漢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遺

直至若公孫弘輩則如發蒙耳緩急何賴焉人才之生無間今昔上有所好中才激昻惟陛下重圖之寧宗溫顏開納六月除樞密院編修官九月差校上舍試明禋公充讀册官禮畢寧宗忽問宰臣曰頃讀册文語音清徹者為誰宰臣以公對寧宗深器重之九年四月兼權右司郎官輪當陛對公上言臣聞天之道日運而無積聖人之治日新而不窮陛下更化之初肯登正士以革姦慝伸讜言以破諛佞以祖宗之法而塞儌倖之門嚴

責實之政而變欺誕之習風行雷動固已月異而歲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誠能因己定之規模而加作新之功則黜陟所形而天下竦其好惡賞罰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搜遺振異以收傒屬之心聽言行諫以昭容受之實闢功名之塗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已之意示信必之權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風則治日隆德日新雖至萬世無弊可也夫苟一切安於逸豫則強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默有志者必退縮

天下之治蓋未知其所終矣又曰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外邦由劉石迄元魏而後奄地之廣傳世之多未有若金國者肆我祖宗請和於金主復有蒙古連歲搆兵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一敵亡一敵生而又中原姦豪與夫乗時姦夫變出須臾患生盤紏風塵翕忽平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其可不重勤聖慮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謂臣言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

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僇
之不為哀止惟當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
淮迎敵左右應援則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蓋沿邊之
人幼則走馬臂弓長則騎河為盜其眎敵人素所狎易
若夫通泰真揚舒蘄濡須之人則手便犂鉏膽驚鉦鼓
與吳人一耳招之得其地又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
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盡成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
此相持莫肯先進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

暇向敵哉既知屯之不可不分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淮之東西分為二屯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為之屯也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帥嚴其教閲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為臣言諜者師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司以銀數兩布數匹給之而欲使之捐軀深入探鄰國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

示臣其上皆敵國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言曰此已費四千緡矣又曰金之士馬尚若是其可易乎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始出師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蓋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友龍敗朝廷以丘崇代之臣從丘崇至于淮甸目擊橫潰為之推尋其由無一而非棄疾預言於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鋤犁之人拘留維揚物故幾半臣

言之崇一日而縱去者不啻萬人此盖犯招兵不擇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爭泗攻壽相戕殆盡此盖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數单寡分布不敷人心既寒望風爭竄此盖犯軍勢不張之忌也十月晦夜金人以筏濟兵已滿南岸而劉世顯等熟臥不知倉皇授甲一鼓大潰又犯諜候不明之忌也丘崇經理曾未三月而鐵騎已渡淮矣夫往者之轍來者之鑒也覆而不鑒則又前轍耳今日之事固與前日大異向也一於謀人今焉專

於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廟堂之所經理無一日或忘也
而臣區區之意竊謂邊方事宜誠難遥度伏願陛下詔
諸將使之相度山川形勢覽觀丙寅覆轍上而川蜀中
而襄漢下而兩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當備酌其
輕重量其緩急大綱細目俾各以所見條具來上朝廷
為斟酌而行之如其所欲為而責其成功不及令無事
之時使之得以盡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將曰某城朝廷
所築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修也某池朝廷

所浚也力盡於不當為之所而功遺於所當用之地非吾所與知也於是得以有辭矣昔之英主駕馭將帥或面詰或疏問使之空臆盡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若是也至若闗宗社之大計圖不世之偉功則固有李德裕處回鶻之事而可以弭後患种世衡自任邊方之責而不以累朝廷此則未敢遽言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獨斷之十二月除秘書丞依舊兼權右司郎官公連歲班朝屢求外補十年四月除江東運

判畀節鄉部時以為榮陛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珌豈可容其補外遂復以舊職留公之處都曹也凡郡國獄讞之來上者必審克之每夜分不寐多所平反一時公論獨歸重焉六月丁内艱十二年九月服除或援舊比勉公以姓字通當軸公曰吾生平所守直道耳況今憂患之餘寧復干進哉十月除浙西提舉謝表有云平生踈樸既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温亦罕至長安之第於此可以見公之心矣部民投牒旁午公隨至剖決靡有遁

情逮建臺以激濁揚清為己任一道聳然公節浮費節以制度以餘積下屬郡增常平廪預備荒札治最上聞十三年十月瑞慶節公以畿內使者隨班稱壽寧宗惜其去復除秘書丞兼權右司郎官十四年正月除秘書省著作郎兼職如故六月除軍器少監兼職如故尋兼權侍立修注官八月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公以宿望掌敎成均命下之日六館之士咸以獲遂執經為幸九月除起居舍人

兼職如故十五年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公持銓衡惟公惟平人不可干以私雖軋以權勢亦不為動但應之曰此銓法也十六年正月差知貢舉禮闈得人為盛撤棘入見奏謝寧宗玉音再三褒奬十七年七月除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薇垣史館兼職如故閏八月初三夜理宗即位十月除兼侍讀講筵肇開公上言曰臣聞人主之學與儒生異與儲君亦異儒生之學在於釋訓詁儲君

之學在於通大義至於人主之學則不然貴乎力行而已傅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知而必見於行聞而必見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三代而來英君誼辟知以講學為務者其功業必見於天下至若叔季之世豈無聰明之君惟其不務人君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與臣下較工拙於一觴一詠之間而紀綱陵遲政刑敗壞生民塗炭則未嘗一過而問焉夫如是又何取於學哉我宋龍興聖

聖相繼覲堯舜之用刑而深懲近代之容綱我藝祖豈徒學乎覲周公之無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仁皇豈徒學乎覲大禹之勤儉而力非人主之貪心我孝宗豈徒學乎先皇嗣統仰法明謨推其所學而見之躬行用能三十一年之間方内乂安舊疆浸復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陛下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既能以講學為先必能以躬行為急凡經訓之垂史策之載事之涉於事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

事之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觀人察士之際事之涉於嚴監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博採公言之時凡事之關於治體涉於教條必明辨審思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為博多見以為富無益也夫如是則智慮堅定聰明益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天眷休與宋無極玉音稱善者久之是月除權刑部尚書兼職並如故經筵進讀因呂蒙正論唐末命令出於輔臣公奏曰唐自天寶以後玄宗時天下之富盛

不復留意於治故舉天下事悉付李林甫德宗付之盧杞穆宗付之李逢吉敬宗以後尤不足道狎近小人舉國以聽此唐祚所以衰也然唐虞三代何嘗不任其臣但問其所任者得人與否爾上曰所陳極是又問太宗寶訓云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公奏曰先正有言自五帝立綱陳紀以來至于本朝凡四千餘年其間治平僅三四百年爾其餘非昏闇之時即削弱之時非削弱之時即危亡之時然治世所以少而亂

世所以多者正緣君子少而小人多也然天未嘗一日不欲天下之平治也聖君出則君子多庸君出則小人多爾天顔大喜以為極是極是又因進讀祖宗文章筆札卷畢公奏翰墨詞章固帝王之能事然堯舜之文具存二典寂寥數語無非治要至論書法則太宗之留意詞翰實在僭國削平之後真宗之鋭情文墨亦在澶淵却敵之餘今日所甚急者民力未裕更當擇監司兵力未振更當選將帥士習未美更當明政刑區區翰墨詞

章豈足為陛下進上曰朕每聽卿所言最為詳明寶慶改元十月除試禮部尚書以身兼二制力辭西掖得請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陛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又因進讀太宗謂近臣曰方今四方所入財賦兩倍唐室公奏臣竊考淳化間乃天下極盛之時財賦之入一歲止一千六百餘萬元豐增至五千萬然是時三百餘州也南渡以後二百州一歲之賦乃六千餘萬比國初增五倍比元豐又增一倍矣然邉未撤警國用未裕取之以

此百姓固知朝廷之不得已也最是州縣之吏又從而取贏焉民困愈重矣要須時取其甚者而警飭之庶幾百姓其少瘳乎上深以為然時因霪雨公奏雨與水皆陰類也外而敵國内而寇盜皆所當慮則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陛下恐懼警省側身修行尤所當盡如玩乾而自強玩咸而虛受玩頤而節飲玩損而窒欲以至法堯之求賢而吁於用鯀法舜之達聰而深於惡讒法文王之憂勤而日昃不食法商宗之無逸而享國久長其

見於政事者尤當加意今民貧極矣而州縣不恤兵貧亦極矣而將帥不恤要當謹簡監司以恤民嚴飭將帥以恤兵然後建重鎮以新觀聽擇老將以專節制益戰士以壯軍容厚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本益壯精神益強則守可也和可也攻亦可也無往而不可焉易歎而豐化災為祥特反掌耳而又何敵國寇盜之足慮耶且昏墊之災未有甚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目日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於湯之七年者而有

商君臣修其政刑儼然若不能以終日古人之畏天一日為一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效君則斷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天人相與之際捷於影響上曰踰月任講不勝渴想今聞卿講論頓覺豁然二年正月上御經筵命公再知貢舉八月兼權吏部尚書十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官仍兼侍讀時翰苑自參政樓公鑰而後虛其選者二十有一年逮公拜命中外莫不榮之三年十一月因經筵進讀公偶為風寒所侵上眷優隆賜

湯液賜鶩火賜薑粥天使絡繹拊問人皆知上有柄用意而公知有忌者會有長子戚遂決意告歸力伸祠請上答詔不允挽留甚力公請至于四五紹定紀元三月上不獲已從之除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公以祈閒得郡殊非本心遂再力辭上仍答詔不允公遂黽勉于行七月至郡奉行寛大崇化厚俗期相安於無事聽訟燭見隱微豪猾無得逞屬邑官賦不事苛迫時參政真公德秀家居以書達公曰人稱三四十年來無此賢太守

二年汀邵盜作諸臺以言論異同由是賊勢猖獗汀之寧化南劍之沙邑邵武之建寧光澤皆莽為丘墟駸駸迫汀邵城治七閩繹騷十一月除公招捕使節制軍馬時建寧承平日久禁卒額雖千餘而罕知兵革調遣他郡則皆以城守為辭公遂就本郡禁卒中選精悍者仍擬翼虎飛熊二軍招刺強勇三千人擇土人知兵者訓練統率而前以紓二郡之急且用間諜離其徒黨使之自相屠戮捷奏日聞大酋二十納欵投降平定有期而閩

漕懐舊恨忌公成功乃以坑降疑羣盜盜素服公威信不以為然公念間從中起何以底績於是屢上祠請且薦陳公韡以自代三年三月以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公歸途經浦城真公德秀迓于遠郊謂公曰玉堂既去一路失此賢師帥其將疇依乎公還故山日徜徉於泉石手不釋卷每以未老得閒為樂四年二月時李知孝在諫坡以公守建日甞有私謁公弗從遂妄譏毀去職與祠公處之泰然端平紀元上親攬權

綱厲精庶政知孝貶斥除公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公上免牘荅詔不允詔詞有曰屬躬攬於政權尤匪輕於名器卿夙儀禁近備罄忱恂茲汪想於典刑肆亟放於綸綍告詞又曰久不見生諒未究設施之蘊何以告我尚有資啟沃之忠蓋用公之意未艾也嘉熙紀元四月除知寧國府二年六月除知贛州公懇辭甚力上皆從之仍奉舊祠三年正月除寳文閣學士祠稟如故六月除知福州兼本路安撫公上免牘尋拜

不允之詔然公倦於出再力伸祠請遂復以舊職奉祠淳祐紀元四月除龍圖閣學士奉祠仍舊公歸自建以寵榮為懼故頻歲以來納禄之數不知凡幾上每答詔不允詔詞有曰卿昨告老朕不欲强卿一來姑畀祠廩兹又抗牘祈遂謝事甚非所以體朕也矧卿嘗為朕甘盤矣何至遽起挂冠神武之想乎其勿出此二年四月洊騰告老之章懇請愈切上方俞其請除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公累載告休一朝得遂喜形于色第以端

殿殊恩詎容遽拜又上免牘上復詔答不允公遂拜命
日以登臨自娛六月八日偶覺伏暑越宿已康復屏藥
却醫起居飲食對客笑言無異常時十有三日忽呼子
壻孫列于前語之曰吾奮由儒素受知兩朝年幾八袠
一無可憾所望者爾曹力學自修則吾雖亡猶生耳無
一語及家事言已薨于正寢公生於隆興甲申八月二
十日享年七十有九遺奏聞上恩贈特進與致仕遺表
恩澤訃音之傳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有斯文之嘆有洺

水先生集六十卷内制類槀十卷外制類槀二十卷藏
於家公生平以造就人才為已任預薦進者登揆席叅政
機班法從居臺諫皆為當世名臣性冲澹無聲色奉每
戒家人用無過侈服無過華至姻族閭里貧不克振周
之惟恐或後義方訓嚴諸子刻志問學平居暇日常謂
其子曰吾他時終于牖下當斂以時服衣裳之外他無
所事也厚葬古人所戒非徒無益適為累耳爾曹識之
淑人之斂黄白錙銖不内諸匶公娶金華王氏封淑人

丞相文定公淮之長孫女生于相門不以富貴自驕簡
靜端莊動由禮法先公一年卒實元年二月十一日也
享年六十八子三人若水承事郎監鎮江府寄樁庫若
曾承奉郎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場計置物料官俱先歿若
愚宣義郎前饒州德興縣丞孫男四人其載蚤亡其扆
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其深其仁並承務郎未銓曾
孫二人通孫振孫曾孫女一人公之孤將以三年十一
月三十日壬申窆公于休寧縣和睦鄉萬松山之原遵

治命也盖甞論賢哲之生氣禀必異故見諸躬行發諸詞章措諸事業亦決非世俗所企及惟公天禀清髙離倫絶類已見於齠齔賦冰時其持身介然有守挺然特立名流莫不欽敬競欲締交而後學有志之士則皆尊之仰之以為範模於書無所不讀發而為文自成機杼神韻絶出故落筆妙天下援引今昔博學之士不能究知其詞雅健精深追逑古作根本詛理扶植名敎有補於當世學者誇傳而爭誦之論奏皆剴切當上意雖經

綸抱負不獲盡展于世而兩朝眷渥始終弗替凡此皆近世所罕見者午州里晚生夙蒙公異知試邑餘杭時公為禮部尚書以廉相舉故又於公為門下士歲在乙未孟冬午扶護先大夫歸葬方抵里中未及伸致哀挽之請公首賜長篇以為存歿之榮是豈可忘哉今公襄事有日前期若愚書來曰先公生平出處相知深相予厚莫若子敢以行實一編丏定次將告諸太史氏以信今傳後午何敢以不韙辭謹具如右謹狀淳祐三年十

月日門生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呂午狀

新安文獻志卷九十四下